

## 父亲的山

□ 刘本本

进山寻柴,是四十多年前韩店周边人,烧锅做饭,挣油盐钱的营生。砍从生灌木或林中干枯不倒的“立死杆”,家乡人叫“寻柴”。因为灌木要找枝条上刺少的,立死杆要在高大的桦树、青树和松树林中去找,所以叫“寻柴”最切实际。

父亲寻柴,去的是花崖河、佛沟脑、光顶子河、盐场子、高窑子、邓家崖等属石桥林场管护的山林。离家最近的花崖河要20多里,最远的邓家崖要30多里。

每次寻柴,都要相约几个同去,一路也好有个照应。夜里鸡叫头茬,父亲从热炕上翻起来,喝一碗母亲准备的菜糊汤泡馍,裹上毛毯子,穿上麻鞋,将大把小股的绳子在架子车框交叉拉几道,把斧子夹在绳中间翻转绞紧,以防丢了寻柴的家什,再绑好装馍馍的褡裢,咣当开门,拉上架子车,披星戴月,咯当当,向山里走去。熟睡中的我被开门声惊醒,静静听着父亲架车远去的声音,又一次回到梦乡。

当时的华庄公路是土沙路,坑坑窝窝加上沙砾,一点也不平整。一路上,还有小河子、王家崖河和南峪沟口,都没有桥,靠踩列石(一溜高过水面且合行人步履的踏脚石)过河。借着星月的亮光,看清楚踩准了,干脚过河;看不清踩偏了,“扑哧”一声栽到河里,毛毯子里很快就灌满了水。春夏跌到河里,水凉是凉,却不刺骨,走着走着也就干了;秋冬灌了水,秋天透骨的冷,寒冬毛毯子和麻鞋结成冰,刷啦啦响,响彻一路。腿脚冻得僵硬麻木,没有经历过的人,是难以想象的。这样的光景,父亲不知过了多少个寒冬。

从家里到寻柴的地方,一般走三四个小时。多数是到地方,天没放亮,山林还没有从夜里走出来,起伏着黑乎乎的轮廓。父亲一伙,就边吃馍边等天亮。冬天天亮得迟,寒风冷风,褡裢里的馍冻成了冰疙瘩,于是生一堆火,烤馍取暖。山里生火,柴草多,一阵浓烟过去,呼噜噜,火焰窜起来,一高一低,忽闪忽闪,照亮脸面,温暖了身子。有掉到河里的,结冰的毛毯麻鞋,不一会儿,烤得热气腾腾,很快也就干了。

歇过几十里路的乏气,吃饱了馍,天渐渐亮起来,林子的眉眼清朗多了。取下绳子缠在腰上,提上斧头钎刀,攀林中小道上山,开始砍柴。

砍柴,林场有规定。活着的树木一律不准砍,立死杆也只能砍比胳膊腕儿细的。粗的当椽子卖,由林场统一经营。灌木丛,大多砍的是干死的野刺梨,沙棘浑身是刺,不好砍也不好烧。父亲寻柴,力气过人,也有眼窍。先是砍数根又粗又直能当椽子的,再砍细的。砍得够多了,捆柴捆时,寻几根擗面杖粗细又有韧劲的活枝条,

一脚脚踏死,一头折成半圆,双手握紧旋转,直转到枝条柔软近于绳索。这叫拧要。一捆柴两道要,铺排开来,先摆几层细的,然后把能当椽子的夹在中间,隐蔽严实,防止林场检查人员看见,没收。到捆起三四捆,天气已过中午,饥渴困乏至极,便拉一捆下山。山下,溪水淙淙,清澈可人。放在如今,便是天然的矿泉水。父亲双膝一跪,头一扎,张口就饮。大冬天砸个窟窿,也是这个喝法。解了渴,吃馍填饱了肚子,便卷一根旱烟棒,吐着白白的烟圈儿,斜躺着身子,舒服眼眼地望着刚下来的山和林子。这样歇缓一仗,腿脚精神来了,复上山钻林,拉剩下的几捆柴。

三四大捆柴,高垒高垒一架子车。车胎压得瘪瘪的,车轮转一圈,缓慢而吃力。回来的路上,父亲便落在同去寻柴人的后头。我最爱接山来——顺进山的路,半道上帮拉车叫接山来。下午放学,回家拿上馍,与寻柴人家接山来的结伴,一路又说又笑。常常是同行的伙伴都接上了,一问父亲,还在后头呢。不见父亲,形单影只的我,又焦急又害怕,只好不停的往进山的路上走。一接上,看见父亲像老牛似的埋头拉车的样子,看见他脊背地图似的汗渍,看见他粘有山里泥土被汗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的脸庞,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赶忙抽出车杆上已绑好的绳子,挽个圈,套在自己肩上,使劲拉,拉起山一样沉重的车。原本深深勒进父亲肩上的拉绳,浅多了,父亲深深弯着的腰也直了些。见父亲抬起了头,我心里也轻松多了。边走边问寻柴的见闻,也就知道并记住了父亲寻柴的所有经过。记得有一次接山来,快到石桥林场才接上。实扎扎一车柴,压爆了一侧车胎。父亲怕损坏了气的蔫胎,卸下来,在光身的车轮凹槽里缠上几圈绳子应数。一侧是有气的胎,一侧是硬对硬的缠了麻绳的铁轮,车子走起来像跛脚的人,一瘸一拐。拉车的父亲一步一喘,吃力至极。回到家里,已是后半夜了。担心的母亲心疼又自豪地说:“你大大恨不得把山拉回来!”

寻一回柴,细的做柴火,烧锅做饭。用心眼夹带的粗的,当椽子偷偷卖了,灯盏的油,吃饭的盐,身上的穿戴,还有我们弟兄上学的笔墨本子,就都有了着落。正是父亲一趟趟进山,拉回一车车薪柴,成了坚实的靠山,一家人才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。

这样的日子,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国家实施以煤置薪才结束。现在老家都烧煤烧气烧电,进山寻柴已成往事。

父亲已离我们远去,但父亲寻柴的样子和山一般的柴车,依然压在我的心里。

## 深夜食堂的书

□ 李秀芹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教师待遇低,男老师找对象颇有些困难。教语文的卢老师相亲十几次还未成功,我们都替他着急。卢老师长相帅气,儒雅中透出浓浓的书卷气,是学校教师中公认的博学之人。

正在我们忙着给卢老师广撒网介绍对象时,卢老师和他的高中同学雪芳谈起了恋爱,不久便闪婚了。雪芳在一家工厂上班,三班倒流水线工人,家离工厂很远,骑摩托车需要半个小时,雪芳白天坐公交车上下班,赶上中班和早班,就由卢老师骑着摩托车接送。

雪芳晚12点下中班,卢老师怕半路摩托车出现故障,便提前从家里出发,到雪芳单位食堂坐着等。卢老师和雪芳谈恋爱时,雪芳就请他去单位食堂吃过饭,食堂主要为厂职工服务,也对外营业。雪芳单位职工三班倒,食堂24小时营业。卢老师和雪芳约好了,他俩在食堂碰头。

后来,卢老师接雪芳下中班的时间越来越提前,有一次我见他学校放学后就骑车直奔雪芳单位。我问他,去那么早干吗?他回答,看书。

我们都佩服卢老师的学习精神,在食堂看书,学习等人两不误。功夫不负有心

人,卢老师三年拿出了专科文凭,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本科文凭。几年后又考上了省师范学院的研究室,十年时间完成了学历三连跳。

和卢老师谈起这些,他说,刚开始去接雪芳时并无在食堂学习的念头,有时提早去了,坐在食堂,一个人点一菜一饭,吃完后没地去,干坐在食堂有些尴尬,便随手拿了一本书,坐在那里边看边等。后来发现食堂是个看书学习的好地方,自己更能集中精力看书,在家里学习容易分神,一会儿想看看电视,一会儿想躺沙发上眯一会儿,还得一会儿一看表,怕耽误了接雪芳。在食堂就不同了,雪芳单位的人他熟悉的没几个,就食堂几位工作人员熟悉,时间久了,他们一见卢老师便问,又来学习啦?弄得卢老师不学习干坐食堂好像不务正业似的。

现在好多年轻人爱去咖啡馆看书或写东西,说是这个区别于家和办公室的“第三空间”能摆脱家庭和工作困扰,更能激发创作热情。想起来,这个和当年卢老师的深夜食堂学习有一拼,不同的是卢老师的“第三空间”离爱人更近,那些深夜学完的一本又一本书籍,有知识也有爱的甜蜜,让卢老师爱情学业双丰收。

## 有白菜吃白菜

□ 张君燕



疫情当下,为了支持防疫工作,减少不必要的出门,家人商量着囤一些生活物资。大家各抒己见,说出自己需要的物品,当然吃的东西占多数,毕竟民以食为天嘛。可是,看着长长的购物清单,大家又发了愁——这恐怕一车都拉不完,怎么运回来都是难事!

这就还没统计完呢,母亲还没有说出她需要的东西。面对我们的询问,母亲微微笑着说:“我啥都不缺。”怎么能不缺呢?衣物可以暂时不买,吃的总得要一些吧。母亲摆手:“吃的更不需要担心,家里还有两大袋面粉,吃两三个月没有问题。我还存了一些大白菜和萝卜,足够一个冬天吃了。”

这就够了?我们大吃一惊。母亲点头,足够了。母亲告诉我们,她大半辈子生活在北方的乡下。小时候,白面都很难吃饱,常常用野菜和玉米面、红薯等粗粮充饥。尤其是到冬天,物资更加匮乏,除了菠菜外几乎见不到绿叶蔬菜,吃的最多的就是自家种的大白菜、萝卜,还有少数的土豆。很多人家会在腌菜缸里

腌一缸咸菜,那就是全家人下饭的东西了。在那样的年代,人们的需求很简单,只要能解决基本的温饱就可以满足。

母亲说的情况,我在很小的时候也经历过,所以比较容易理解母亲的说法。不过年轻人就不一样了,他们从生下来就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的问题,在他们的概念里,肉、蛋、奶、水果、蔬菜等等都应该是生活必需品,缺一不可,只要稍有短缺,就会受不了,觉得太过“匮乏”,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。但事实上,现在所谓的“匮乏”在几十年前的人们看来已经是极大的富足了。

“有白菜的时候吃白菜,有萝卜的时候吃萝卜,不管怎么样,生活总能继续下去的。”母亲说。是呀,我们当然喜欢富足的生活,但也应该具备豁达、乐观的心态,能够接受偶尔在特殊状况下的“匮乏”,多一些坚强与韧性。

就像母亲说得那样,有白菜吃白菜,有萝卜吃萝卜。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,然而却是历经世事与沧桑之后,得出的一个朴素、通透且实用的人生哲学。

## 赞三杰凯旋 完美归来

飘然一朵伞花开,  
探秘神枪下九垓。  
直降苍原圆大梦,  
“感觉良好”称高怀。  
金风送爽巡天去,  
春景和明载誉来。  
别了人间三季侯,  
星星快快暖吾孩!

(心莲涵玉)

## 伟大的果蔬和五谷

在四月,我看见桃树  
杏树梨树柿树  
枣树苹果树橘子树等  
还有豌豆蚕豆土豆  
油菜小麦和大麦……  
都分挽了——有的枝生  
有的根生,有的顶生  
那些娇嫩的果实  
像婴儿一样可亲可爱  
令人不舍碰触  
可以说,四月  
是分挽季,是诞生季

而四月我已老  
可我同样经历过分挽  
经历过诞生  
果蔬和五谷们像天下母亲  
不说孕育的艰辛  
不诉分挽的疼痛  
但那分挽的自豪和光荣  
那诞生的向往和希望  
与人类一样  
充满寄托,充满传承  
甚至,它们的分挽与诞生  
支撑着人类的延续  
尤其崇高,尤其伟大  
向四月的果蔬和五谷  
——致敬

(张绍国)



吃相,指吃喝时的姿态、样子。《礼记》中说: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。”记得我小时候,物质条件贫乏,肚子好像无底洞,一有吃食,遂狼吞虎咽塞之,吃相实在难看。

春秋时期的孔子,对饮食礼仪很讲究。席子摆得歪歪斜斜的不坐,肉割得不是方方正正的不吃。他还说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即要选择优质的食材,还要注重刀工和烹调方法,总之是越精细越好。

北宋诗人晏殊的吃相很文雅。据说他每顿饭只吃半个薄面饼,先用筷子慢慢把面饼卷起来,然后抽出筷子,手指轻轻捏住面饼的一头,细嚼慢咽地吃。

我揣测,如果人在困境时,饿了几天没吃饭,再谈吃相,就显得有些苍白。比如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散,累累若丧家之狗时,“穷乎陈蔡之间,黎

## 闲说吃相

□ 乔兆军

羹不斟,七日不尝粒”时,是否还顾得上这般讲究?再说晏殊,少年得志,被称为太平宰相,一生富贵安逸,自然能出些闲情品味来。倘若换作“故人供禄米,邻舍与园蔬”的杜甫,能否吃得这份优雅?

书上还看过这样一个故事:曾国藩曾遭诬陷入狱。第一次吃牢饭,他看着那个黑糊糊的窝头和一碗浑浊的水,尽管早已饥肠辘辘,但还是把“饭”推向一边。狱卒来取饭篮子,见饭菜没动,冷笑了两声说:“第一次没人吃,第二次没人剩。”果然,第二次送饭时,曾国藩不仅把发霉的黑窝头吃了个精光,那浑浑的汤水也喝得有滋有味。

吃相这事,说小也小,是个人习惯,说大也大,它代表的一个人的性情,一种修养。

作家池莉在《爱惜》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:在

吃自助餐时,见到有些著名作家大盘拿菜,高堆满上,杯盘狼藉。她说:“见不得如此贪馋相,饭后我是连此人的作品都不会再看得上了。”俗话说:“相由心生”,一个吃相贪馋不知足的人,人品自然难以恭维,作品又能给人带来多少美的教谕?

我倒是喜爱那种随意朴实的吃相,那是一种对食物的感恩和尊重。梁实秋在《雅舍谈吃》中曾描述穷苦人吃烙饼的事:“如果有两张家常饼,配上一盘摊鸡蛋,把蛋放在饼上,卷起来,竖立之,双手扶着,张开大嘴,左一口、右一口,中间再一口,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一顿丰盛大餐。”

《清稗类钞》里讲了一个叫达椿的人,乾隆时的大臣,吃东西撑死了,挺没出息的。个人觉得,吃相,不能太过随性,也不必刻意去渲染优雅。总体而言,做到不叫旁人侧目,感觉舒服,即可。

## 有一味中药叫独活

□ 杨金坤

出来看一看,嗅一嗅,像探望一个神交已久的朋友。那时的我,还没饱经世事,只觉得这名字蕴含着深意,但却十分抽象。

工作以后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阅读了英国小说家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创作的小说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小说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·高更的生平为素材,再现了保罗·高更在孤独中彷徨,在孤独中冲突,在孤独中生成,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,在孤独中实现了灵魂的自由。保罗·高更在荒凉的孤岛上,用生命画出了《我们从何处来?我们是谁?我们向何处去?》的巅峰之作。这幅画是他对人生的总结,也代表着他最后的彻悟,也让他的灵魂在解脱和升华中得到了涅槃。

“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,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。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。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。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——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,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,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。”小说里的这句话,为独活做了最好的注解。那就是不被自然事物所左右,不依附、不盲从、不屈服,超凡脱俗。不同

前身后世,不附炎趋势,不慕荣华富贵。“一茎直上,得风不摇曳,无风偏自动。”只求活得自在,活得洒脱,活得痛快。做最真实的自己,将生命变成一场内心的修行。

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《月亮和六便士》,我心中的独活具体了。

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,经过时光的砥砺和淘洗,这片独活成为我心中的“药”,时刻提醒我“一茎直上,得风不摇曳,无风偏自动。”在我受伤时,为我“祛风除湿,痛痹止痛。”让我活得有个性、有尊严、有底气。

